

## 白人文化对印第安生态观的冲击与圣环的瓦解

王子玥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 《四灵魂》是一部印第安史诗级的小说, 讲述了一位名为芙乐的印第安女性向白人男性复仇的故事, 以求收回西进运动和土地法案中被白人掠夺的部分树木和土地。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思潮, 出现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而本文所使用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则是意识形态上的相互作用, 阐释了"生态女性主义"将种族、性别、阶级和生态正义问题纳入了一个完整的框架从各个方面观察彼此的相关性, 本文以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探究厄德里克的《四灵魂》, 通过梳理小说中的女性与社会、与生态、与印第安圣环理念的互动, 深入理解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视野中印第安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印第安生态观, 解析作者在小说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念。在《四灵魂》中, 厄德里克通过圣环的瓦解、重建、回归三个主题, 描述了万事万物连接、平衡、和谐、统一的印第安生态观, 为思考女性与男性, 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伴随着土地失而复得与印第安精神的回归, 在同胞们共同的努力下, 印第安社会的圣环得以回归; 基于性别、种族、生态以及精神平衡相生的"四灵魂"支撑起了印第安圣环的新内容, 形塑了厄德里克以圣环回归为象征的女性生态主义思想。

Received: January 24, 2026

Revised: February 12, 2026

Accepted: February 15, 2026

Published: March 7, 2026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s. Licensee Axon Academic Publishing Institute, Hong Kong, China. This article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关键词** 《四灵魂》; 厄德里克; 生态女性主义; 印第安圣环

**Abstract** *Four Souls* is an epic Native American novel that tells the story of Fleur, a Native American woman seeking revenge against a white man in order to reclaim the trees and land seized from her tribe during the Westward Expansion and under various land acts. Ecofeminism emerged as an intellectual curren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ecofeminist theory employed in this paper, however, emphasizes ideological intersectionality, elucidating how "ecofeminism" integrates issues of race, gender, class, and ecological justice into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observing their interconnection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explores Erdrich's *\*Four Souls\** from an ecofeminist perspective. By 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s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with

society, with ecology, and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Native American Sacred Hoop,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Native American women and the Native American ecological worldview as seen through the lens of ecofeminist theory. It also analyzes the ecofeminist concepts embodied by the author in the novel. In *\*Four Souls\**, Erdrich, through the three themes of the Sacred Hoop's disintegr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return, depicts a Native American ecological philosophy of connection, balance, harmony, and unity among all things, offer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contemplat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men and men, and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Along with the reclamation of land and the return of Native American spirit, through the collective efforts of her people, the Sacred Hoop of Native American society is restored. The "four souls," arising from the balanced interaction of gender, race, ecology, and spirit, come to constitute the new content of the Native American Sacred Hoop, shaping Erdrich's ecofeminist thought symbolized by the return of the Hoop.

**Keywords** Four Souls; Louise Erdrich; ecofeminism; Native American Sacred Hoop

## 1. 引言

路易丝·厄德里奇（生于 1954 年），《四灵魂》的作者，是最广为人知的作家之一。在现代文学史上屡获殊荣的女作家，也是一位创造力激增的作家。她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小瀑布，在"龟山保护区"长大，它位于美国北达科他州北部的贝尔科特，它就在附近明尼苏达州右边的领土边界。她是一位父亲的女儿德裔美国人和一名奇佩瓦族妇女，部落主席的外孙女联邦政府承认的龟山奇佩瓦印第安人部落。她的父母都在保留地的一所寄宿学校教书。在他们的鼓励下，她从小就学会了写作。她自己也有很深的依恋和深度了解印度文化和历史。同时，她的作品也反映了生存印度人的现实。路易丝·厄德里奇 1972 年进入达特茅斯学院学习英语和英语创意写作。毕业后，她去了北达科他州从事各种工作这为她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四灵魂》的创作时间点是在 1887 年美国颁布《道斯法案》之后，谁将保留土地分配给个人所有者，而土地将被保留被政府信任了 25 年。该法案旨在同化印第安人，剥削他们的土地并通过重新分配土地的方式来夺取他们的财产和自然资源，这与土地分配不同西进政策，规定了指定土地的交换，以驱逐印第安人他们的土地。这本小说讲的是一个叫芙乐的印第安女人的故事。她旅行到为了收回土地，她向伐木工人约翰·毛瑟讨伐其部落的树。然而，她被他感动了，嫁给了他，并生了一个孩子。弗勒不知道她的复仇计划

---

能否顺利进行，毛瑟喝了酒让她瘫痪。小说的结尾是毛瑟的生意失败，芙乐不得不回来回到她的祖国。

国内外学者对《四灵魂》作了广泛的研究。一个大的部分国外研究从性别认同的角度考察小说；母性、土地与环境、骗子、创伤与后殖民理论、元小说。作为焦点之一，Ann M. Genzale 的文章《医药服饰与（转）着装：路易丝·厄德里克《小马蹄印奇事最后报告》与《四灵魂》中的性别表演与精神权威》中强调性别认同，提出了穿药交织的跨性别表现和跨性别精神服装“挑战了西方基于僵化的男女二元性别观念”<sup>[1]</sup>。乔迪·贝恩·麦科马克的《小说中的母亲身体、奥吉布和物质性》《路易丝·厄德里奇的回忆》强调了骗子救了芙乐和露露通过怀孕的手段，这说明子宫的形象成为权力的象征性别和身份正在流动<sup>[2]</sup>。

一些评论家关注的是母性的主题。关于母亲的悖论艾米·e·伯杰的文章《路易丝的母性之声》路易丝·厄德里奇的《小说与回忆录》指出芙乐无力送她去心爱的女儿露露去了一所印第安寄宿学校，而她却拥有强大的能力愈合<sup>[3]</sup>。

一些研究主要涉及土地和环境的概念。在理解路易斯·厄德里奇一文中，Seema Kurup 体现了一种新的思考生存和以及“一种了解整个世界和自己在其中位置的新方式”<sup>[4]</sup>。路易斯·厄德里奇首先揭示了殖民的结果，即对土地的剥削和征服奇佩瓦妇女，以及弗勒试图通过向白人求助来收回土地社会标志着整个部落的新希望。以此为基础，斯蒂芬妮·j·菲茨杰拉德的《原住民》《妇女与土地：剥夺与复兴的叙述》描述了剥削土地征用和环境破坏问题<sup>[5]</sup>。

此外，“愚弄者”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玛丽·马古力克的《骗子还活着》路易丝·厄德里奇：《一个令人烦恼的宠儿的连续性、创新和口才》《人物》以骗子为生存手段，反映了一段暴力的历史。同时，在路易丝·厄德里奇的作品中，他们“保持生存、延续和生活的平衡”<sup>[6]</sup>，展示了如何依靠传统生存，激发了新的生存方式。

至于创伤和后殖民分析，道格拉斯·安德鲁·巴尼姆（Douglas Andrew Barnim）的文章《甚至我们的《骨头滋养变化》：《轨迹》和《四灵魂》中的创伤、恢复和混杂表示在《四灵魂》中强调了齐佩瓦的治愈，在这个过程中对那纳普什对身份的追求的叙述是象征性的，而芙乐是奥吉布族生活方式的体现。那纳普什使用的语言表明芙乐需要“找到”自己<sup>[7]</sup>。

---

国内对《四灵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寻根、解忧、解忧等方面民族的地域文化、愚弄者与生存。寻根是一个经常讨论的话题。印度人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生存要恢复他们失去的根地。陈兆娟和邹慧玲的文章印第安人的寻根之路——以路易丝·厄德里克的《四灵魂》为例探索了"一种新模式",印第安人在多元文化中生存的问题<sup>[8]</sup>。在主流生存在欧洲和美洲的文化,通过开垦土地和寻找的行为印第安传统文化是她赖以生存的强大武器生存。为了净化被主流文化削弱的灵魂,弗勒穿上了药衣,重建与印第安部落的精神联系,并得到承认土地<sup>[9]</sup>。

民族的地域文化也吸引了国内学者。思考种族问题个人在文明层面上,存在着一种矛盾的认同关系以及对主流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背离。来源和流动:路易斯·厄德里奇的《21世纪小说》体现了地域文化对种族的关注心理和道德伦理维度,并"启发人们深入思考"文明作为一个族群"<sup>[10]</sup>。《路易丝·厄德里克小说与回忆录中的母性之声》指出了种族主义认知偏差集中在心理和伦理层面,并认为存在着本地和显性之间的偏差、组合和漂移关系基于个人的文化<sup>[3]</sup>。

一些学者探索了奥吉布瓦人在地下的生存策略以及如何从灾难的角度看生存。《根与路:路易丝·厄德里奇的写作《灾难中的生存》(2013),宋思南解释"对话与融合"以及对土地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们如何融合,"通过对话传统与现代,玛格丽特重新确立了她作为长者、智者和老师的身份通过男女视角之间的对话,以及对纳纳普什土地的看法阻止印第安人出售部落土地,最终找到一种互补的共存方式"<sup>[11]</sup>。由此可见,《四灵魂》的研究主题非常广泛。目前对路易丝·厄德里奇作品的评论强调性别认同、母性和土地环境,生存,愚弄者,创伤理论,后殖民理论,"元小说"以及其他主题。这些主要是指环境和生存问题,其次是关于女权主义主题的讨论,其中对女性和性别认同进行了阐述重要的比例。

## 2. 复兴伊甸园, 消失的圣环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早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可以追溯到雪莉·b·奥特纳的《从女性到男性》正如自然之于文化,1972"<sup>[12]</sup>。生态女权主义被定义为一种"近在咫尺"的意识与压迫妇女的统治体制和自然环境有关腐败"<sup>[13]</sup>。它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种族压迫的意识形态,阶级、性别、体能和物种是交易意识形态的相似之处对自然的压迫"<sup>[14]</sup>。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价值体系,一种社会运动,一种实践,但它也提供了一种政治分析,探索这些联系在大男子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正如艾丽尔·萨勒

所言，男性思维中存在一种平行关系：一方面，他们既拥有"掠夺自然的权利"，又背负着"不掠夺自然的义务"；另一方面，他们对女性的使用方式也与此相呼应<sup>[15]</sup>。生态女权主义者后来认为，父权制或男性对女性的权力，作为压迫的主要原因。他们会放弃对根本原因的调查完全；相反，关注压迫目前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与其他形式的压迫相互关联。

葛蕾塔·加德（Greta Gaard）在她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3）中提到：什么是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是"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或什么是相对于女性或自然，并以此为基础来讨论环境恶化和社会问题不公正，也就是说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和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对方"<sup>[15]</sup>。葛蕾塔·加德创作了许多关于女权主义的作品，其中有一部该书名为《跨文化女性主义伦理学的工具：探索伦理背景》在 Makah 捕鲸的内容中，她写道："跨文化背景下的生态女权主义者在理想与价值观的协调过程中，往往回避性别本质主义，而强调性别本质主义把阶级、种族和性取向的所有问题联系起来的重要性性别相关问题"<sup>[16]</sup>。这种解释体现了一种相互作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思考。Gaard 在她的书《生态学》中解释过政治：生态女权主义者和绿党 1998 年："后期生态女权主义者的属性为一般的父权制或男性对女性的统治，而压迫的根本原因基本从对根源的综合分析转向对所有功能和相互作用的综合分析压迫的形式"<sup>[14]</sup>。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上的相互作用"生态女性主义"将种族、性别、阶级和生态正义等问题纳入了一个完整的框架，并且从各个方面观察彼此的相关性"<sup>[17]</sup>。Ecofeminism 强调一种压迫形式与其他压迫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简单的女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女人与男人的关系。

因此，本文将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来探讨小说的主题。一个部分从引言和结语开始，本文主体分为三章。第一章讲的是白人如何复兴了"伊甸园"，解散了印第安人"圣环"，推动印第安妇女与自然的联合，重建"圣环"。第二章探讨了女性与自然如何保持和谐与平衡，以及自救与部落民族生存等问题。第三章分析了土著妇女如何和同胞们与生态危机作斗争，以实现回归圣环的期寄，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合一和理想的人类生态方式，甚至连接宇宙万物。

第一部分从引言和结语开始，分为本文的主体部分三章。首先，白人复兴了"伊甸园"，瓦解了印第安人的"圣环"，推动印第安妇女与自然结合，重建"圣环"；这样的探索方式是通过印第安人追踪"圣环"来召唤妇女回归自然，保持和谐平衡，维持自我救赎和部落民族生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乡土女性和她们的同胞应对生态危机，其关键在于实施统一生态的"圣环"展望未来，实现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和理想的人类生态连接宇宙万物。

---

在第一章中将明确以伊甸园为范本，建立西方的生态观，并驯服自然和恢复伊甸园和生态破坏与圣环的解体为两个部分，内容充分从几个方面说明了万物有灵论在这种西方生态观的影响下到逐渐崩溃，伊甸园的恢复过程过程，以及印第安圣环的重建过程。卡洛琳·麦钱特在《再造伊甸园》一书中解释了所谓的白人"伊甸园"："花园是复苏叙事的开始和结束，是一个理想化的景观"<sup>[18]</sup>。未来花园的原型是"未开发的自然"变成了一种文明的状态，产生了一个再生的伊甸园"<sup>[18]</sup>，"伊甸园被描绘成一个封闭的花园"<sup>[18]</sup>。对一些移民来说，"美国就像最初的美洲伊甸园"<sup>[18]</sup>，"他们可以通过改造荒野来重塑原始的伊甸园进入田园花园"<sup>[18]</sup>。除此之外，《伊甸园的复兴》通过对地球的再创造是以把荒野变成花园为前提的"<sup>[18]</sup>。因此，那些欧美移民通过将野外建设成花园，各种各样的位置，这致使了伊甸园的成因。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最初强调二元对立的概念。文化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以及人和动物被认为是对立的。西方文明的中心由伊甸园文明建立，以及与之对立的一切事物以及精神上的印第安文化。对白人"伊甸园"的追求体现了北美文化的现代化、女性文化的文明化以及将印第安荒野转变为白人花园的转变。然而，美洲印第安人信奉万物有灵论，认为万物生灵平等，在他们眼中，自然被视作亲属、共同创造者、我们母亲的孩子，是维持世界秩序与平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sup>[19]</sup>。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印第安部落在不平等的条约下遭到白人的入侵；而在通过驯服自然来重建"伊甸园"的过程中，白人破坏了他们的生态环境，使神圣的圆环分崩离析。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下，印第安人和白人根据不公平条约入侵部落；在复兴的过程中花园以驯服自然的方式，白人破坏了自己的生态，留下了瓦解的圣环。

### 3. 回归圣环-人与自然的平衡

美国印第安人政策、文化征服和印第安-白人文件《美国关系：一个历史的视角》记录了中美关系的深远影响，《道斯法案》规定了部落成员的土地分配，其实质是美洲印第安人土地的私有化，以及印第安人向西部的迁移。"事实上，该法案构成了对美洲印第安人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掠夺"<sup>[20]</sup>。印第安人被迫搬到西部，除非他们成为美国公民。就像西迁的进行和土地分配法的颁布，所以印第安人拥有的土地要少得多，即使生态遭到破坏打破了平衡和谐统一的神圣环。因此，生存和生态危机便随之开散而来了。《四灵魂》是一部虚构的小说，故事发生在 19 世纪的美国的拉科塔部落。

小说的特点是对土地和精神两个层面的恢复过程。对印第安人来说，失去的土地是生态恢复的主要组成部分，精神生活也是如此一般的回归。两位印第安妇女首先放弃了她们的印第安传统，同意白人社会条约，然后是宗教和社会规则。在信仰和精神上接受白人的洗礼精神，他们通过土地和精神的恢复，重新获得原来的灵魂。这就是回报神圣的环形在精神层面上。圣环的回归也塑造了一种新的圆形哲学环形与新生态学视角，将女性主义与生态学思想重新统一。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相互作用思想，才有可能将多个方面联系起来，形成新的生态观念。

神圣的环：恢复女性在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提供了一个圣环的定义："更伟大的自我和所有的一切混合成一个平衡整体，因此，存在的概念是存在的基本和神圣的源泉生命被赋予了发言权和存在感"<sup>[19]</sup>。这个概念是一个单一的统一体动态的和包罗万象的，包括它最基本的方面所包含的一切生命的意义<sup>[19]</sup>。认为空间是环形的，时间是周期性的，然而非印第安人倾向于将空间视为线性，将时间视为顺序。循环概念要求构成存在范围的所有点都有一个重要的同一性和函数<sup>[19]</sup>。美洲印第安人把所有的生物都看作是亲属（和部落）不仅是伟大神秘的后代，更是作为共同创造者，作为我们母亲的孩子，作为一个有序、平衡和有生命的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sup>[19]</sup>。当许多角色，主要是妇女和他们的孩子发现他们的平衡与自然之间的关联，自己和他人的紧密联系，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和谐神圣的环形之中。

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 Val Plumwood 在《女性主义百科全书》中指出生态女性主义条目中的理论："女性和其他从属群体和自然，与男性精英与理性，形成了二元联系，这是理解的基本关键西方文化殖民下问题的本质"<sup>[21]</sup>。《了解路易丝》这本书中，厄德里奇提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sup>[4]</sup>，因为殖民化带来了严重的部落落后问题。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印第安人呼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考虑与印第安部落的关系。最终，圣圈回归，形成新的生态模式则是结合了性别，种族，生态和信仰四个元素。可以说，最初的圣环，它以其单一的包罗万象的统一性，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生态模式以结合性别、种族、生态、信仰四个维度为主的。不再是单一球体，而是一种由四根柱子支撑的新型环形，更坚固，更包容，用混凝土的形式来支撑圣环的中心。

小说《四灵魂》反映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拉科塔部落，当时它是受条约压迫，无论土地政策、搬迁法案或同化政策如何。神圣的环形是在普遍的对比的基础上消解的西方生态建设，甚至与印第安万物有灵论的生态模式。伊甸园是建立在印第安人神圣的平衡和团结的基础上的，土著的行为也随之发展，要使文化现代化，妇女和自然自然成为文明社会的一部分，这些驯服自

然的活动把印第安荒凉的土地变成了白色的花园。和谐、平衡、统一的圣环就这样分解成一种单独的白色，那个把所有事物的哲学融合在一起的社会也随之消失了。

白人建立西方主导的伊甸园的愿望将会改变，把荒野变成了花园，把女性自然变成了文明社会，将本土文化变成了现代文化。通过精神上和实质上的重构，完美的白色花园将建立在崎岖的山脉。一个漫长的关于白人的伊甸园是如何建造的描述，足以说明白人是如何建造伊甸园的转化它的过程。破坏了作为生态中心的圣环对印第安人来说，不仅是由于砍伐树木，开采矿物和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铁路的修建和开通。从生态层面来说，也造成了精神与宗教的同化如同崩裂的环形，并导致了和谐圆形中心的破坏和崩坏在印第安人的心中。

#### 4. 结论

圣环结构逐渐被打破，然后如何重建圣环以女性、自然为重要的两章论述段落，从芙乐、四位女药师和母亲形象三个层次过渡到叙述中，芙乐的变化只作为一种女性力量，随之谈起了传奇的四名女药师发表的观点。不仅是作为母亲的女性，而且土地和纳纳普什也是母亲角色的存在。母亲的形象这篇文章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这片土地，而纳纳普什的存在更像是解释了另一种母亲角色。在表达中女人与自然的结合，两者都是被压迫和被支配的。今天的工业化和男性社会所塑造的共同规则，他们联手作战反对这种剥削，以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目前阶段。

女主角芙乐来到白人社会为失去的土地复仇。决赛中，上帝计划的理论表明土地和传统，妇女和大自然重新团聚了。女性角色的变化体现了女性和她们的力量以及社会角色；女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表现在女性与自然的结合中，地球和自然影响了与白人和机器社会的斗争；作为一个结果，一个新的环形被建立起来，生态中心又恢复成一个和谐的圆形。

在这种循环模式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产生了。土地与精神回归使建立在精神基础上的新生态观成为现实，土地，性别意识和种族。这种新的生态模式与生态女性主义标志着女性主义与生态的统一。这样的新圈模式重复了印第安生态观的和谐、平衡和统一神圣环形的回归。神圣的环，不再是一个坚实的圆形在平等和和谐中包容所有事物；新的圆形建筑是用四大支柱，即精神回归、大地回归、性别意识恢复等这些都形成了和谐统一的圣环生态观。

---

新的圣环中心是由最初的印第安圣环而形成。与以前的印第安环形相比，圣环的中心有更坚固的底座，用四根柱子支撑起来。它给神圣的圣环赋予了新的具体意义并使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圆形，而是一个由四个有支撑的印第安神圣的环作为支柱，这个新的环形中心反映了生态女权主义和圣环相结合的想法。为此，新的环形中心成为了新的生态中心。

## 参考文献

- [1] Genzale A M. Medicine Dresses and (Trans)Vestments: Gender Performance and Spiritual Authority in Louise Erdrich's *The Last Report on the Miracles at Little No Horse and Four Souls*[J].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17, 58(1): 28-40.
- [2] Bain J M. *Maternal Bodies, Ojibwe, and Materiality in the Novels and Memoirs of Louise Erdrich*[D]. Texa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2009.
- [3] Berger A E. *The Voice of the Maternal in Louise Erdrich's Fiction and Memoirs*[C]//O'Reilly A. *Feminist Mothering*.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89-106.
- [4] Kurup S. *Understanding Louise Erdrich*[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16.
- [5] Fitzgerald S J. *Native Women and Land: Narratives of Dispossession and Resurgence*[M].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2015.
- [6] Magoulick M. *The Trickster Lives: Continuity, Innovation, and Eloquence of a Troubling Character in Louise Erdrich*[J]. *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 2018, 30(2): 115-135.
- [7] Barnim D A. "Even our bones nourish change": Trauma, Recovery, and Hybridity in *Tracks and Four Souls*[J]. *Native Studies Review*, 2010, 19(1): 53-66.
- [8] 陈召娟, 邹惠玲. 印第安人的寻根之路——以路易丝·厄德里克的《四灵魂》为例[J]. *外国语文*, 2016, 32(4): 10-13.
- [9] 陈召娟, 邹惠玲. 《四灵魂》中印第安人的寻根之路[J]. *宿州学院学报*, 2016, 31(8): 80-82.
- [10] 张琼. 《四灵魂》中族裔价值与经典传统的结合、背离与偏移[J]. *外国文学研究*, 2009(6): 122-126.
- [11] 宋赛南. *根与路：厄德里克的灾难生存书写研究*[D]. 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3.
-

- [12] Ortner S B.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C]//Rosaldo M Z, Lamphere L.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67-87.
- [13] Colette S C. *The Garden, the Serpent, and Eve: An Ecofeminist Narrative Analysis of Garden of Eden Imagery in Fashion Magazine Advertising*[D]. Ottawa: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2012.
- [14] Warren K J.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M].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 [15] Gaard G, Murphy P D.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M].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 [16] Gaard G. *Tools for a Cross-Cultural Feminist Ethics: Exploring Ethical Contexts in the Makah Whaling Controversy*[C]//Warren K J. *Ecological Feminism*. London: Routledge, 1998: 115-132.
- [17] 韦清琦.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交叠性研究思想的范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2): 111-120.
- [18] Merchant C. *Reinventing Eden: The Fate of Nature in Western Cultur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19] Allen P G. *The Sacred Hoop: 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86.
- [20] 李剑鸣. *文化的边疆——印第安人和白人文化关系史论*[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 [21] Plumwood V. Ecofeminism[C]//Kramarae C, Spender D.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Wome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48-151.
-